

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传统市镇保护管理策略研究

张薇薇¹, 王 敏²

(1.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085;

2.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120)

摘 要: 市镇是我国城乡体系的重要纽带。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 具有显著活态特征的传统市镇兼具历史遗产和社会资源的双重价值属性。在此框架下, 重点探讨传统市镇的保护管理实践, 从传统市镇的价值体系与构成要素出发, 结合市镇普遍面临的现实管理条件, 辨析管理权属、产权模式和使用方式对市镇的影响, 推导传统市镇在社会治理、经济引导及聚落管理 3 个层面的普适性举措, 尝试构建传统市镇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复合措施体系, 以期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进程中优秀传统文化市镇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 传统市镇; 可持续发展; 遗产保护管理; 新型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 TU-09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566(2023)09-0064-10

Study on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of traditional towns based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pt

ZHANG Weiwei¹, WANG Min²

(1.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5, China;

2.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 China Architecture Design and Research Group, Beijing 100120, China)

Abstract: Towns are the key link of urban and rural system in China.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wn heritages which have significant active state characteristics have dual value system including both historical heritage and social resources. Under this framework,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of traditional town. From the reality of management conditions generally faced by the town, this paper discriminates the impacts of management rights, ownership and use rights on towns, and also deduces common measures of traditional town in social governance, economic guidance and settlement management, and finally attempts to construct the system of measures for traditional town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ch is expecte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own heritages in the process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traditional tow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new urbanization

收稿日期: 2023-04-06 修回日期: 2023-08-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太湖东南地区市镇的考古学调查与保护利用策略研究”(15CKG015); 中央民族大学 2022 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2022MDZL10)。

作者简介: 张薇薇(1981—), 女, 山东威海人,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 硕士生导师, 博士, 研究方向为城镇考古、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等。

市镇是介于城市与农村间的人类聚落,它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最活跃的元素,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聚落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存量丰富的市镇在我国广阔的城乡二元体系之间建立起纽带,是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结合点。传统市镇具有显著的活态特征,仍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持续发挥功效。因此,传统市镇不仅是文化遗产保护的议题,而且是当下我国十分重要的基层社会治理议题与可持续发展议题^[1],研究与保护、管理与发展具有突出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市镇与城市、农村共同构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城乡人居环境系统。与城市相比,市镇更易于留存地域特色和文化多样性,也更能体现适应生态环境的生存发展智慧;与农村相比,市镇则具有更多元的经济模式和更复合的社会结构,体现出更丰富的要素流动。然而,市镇与城市、农村均是经济、社会、环境等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人居系统,其底层的发展逻辑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只在系统规模、不同要素的关联程度方面有所差异。因此,传统市镇遗产的保护管理与城市、农村文化遗产有诸多相通之处,可互为借鉴、补充。在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当下,市镇的保护管理是对城市、农村治理体系的重要补充和拓展,对全面提升城乡人居环境水平、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强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均具有显著作用。

2015年,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通过了《将可持续发展观点纳入〈世界遗产公约〉进程的政策文件》^[2],推动了可持续发展理念与遗产保护管理实践的融合进程。可持续发展理念既是认知体系,也是实践方法,对市镇类活态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诸多难点议题具有重要启示。这一理念提示了历史、当下与未来的承接性,并强调了资源保存与永续利用的内在统一^①。以可持续发展为导

向,传统市镇既是历史遗产,也是当下与未来的重要社会资源。在此双重视角下,传统市镇遗产从价值认知到管理实践、从历史传承保护到当下利用发展之间均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从传统市镇的价值与构成认知出发,结合市镇在管理权、所有权、使用权等方面普遍面临的现实条件,重点探索传统市镇遗产的多维度保护管理实践规律,尝试构建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融会社会、经济、聚落空间等重点领域的复合性传统市镇综合保护管理策略体系。

一、传统市镇的价值体系与构成要素辨析

(一) 价值体系

遍布辽阔国土范围内的传统市镇,其价值体系兼有历史遗产与社会资源的双重属性。

作为历史遗产的传统市镇^②,其价值体现为:首先,市镇是两种文明属性的交融。唐宋以来社会变革的核心特征之一,是工商业文明对传统农耕文明的拓展^[3],市镇正是这一伟大变革历程的杰出产物。这两种文明属性的交融,显示出具有普世性的人类价值观的交流与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农业国家的生业模式、文明属性和文化特征。其次,传统市镇是社会的多元历史文本。传统市镇因其所处的自然、社会、人文条件的差异,在农业生产、自然资源、传统手工业、社会组织、宗教信仰、文化风俗乃至军事守备等方面各有侧重,表现出人与自然的互动方式,构成了古代中国人与环境相处、谋求生计、发展文化的多元图景,为考察中国传统社会提供了多元维度。再次,市镇是诠释中国中古、近古时期农业社会工业化变革阶段人类聚落特征的绝佳物证。在城市和农村构成的中国传统社会二元空间体内,市镇是交叠区和衔接带,与城市和农村共同构成了完备、有机的城乡空间网络。这一宏观功效也造就了市镇内部的整体有机化:它既不似城市受到显

① 具体内容可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 世界文化遗产管理[EB/OL]. (2016-11-16) [2023-03-02]. <https://whc.unesco.org/en/managing-cultural-world-heritage/>. 此报告讨论了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两种方式,即主体式与工具式。两种方式建立了理解遗产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基本框架,他们将遗产保护议题与遗产地发展议题紧密联系起来,关注文化遗产潜在的或现实的作用。

② 这部分对市镇遗产价值的辨析采用宏观的文明演进视角,参考了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评价标准,包括人类价值观交流、文明与文化见证、遗产类型的典范、人与环境的互动等。参见:世界遗产中心《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2021版)。

著的国家政令和礼制等级的约束,也不似乡村以血缘和农业生产关系构建基本聚落秩序^[4],它兼有城、村二元体的部分运行特征,对外保持通敞的水陆连接,对内培育特色产业并拓展本地市场、发展地域文化。最后,市镇是人与自然构建的生态系统。市镇本身即是人类土地利用的一种方式。市镇聚落置身于特定的自然基底上,通过人与山川、河流、林湖等的持续互动,构成以经济活动为主要内涵、以聚落体系为主要表征的局部生态系统。

若将传统市镇视为社会资源,借鉴可持续发展理念中的三大支柱——经济、环境、社会,其价值亦可从此 3 个方面进行阐释。从经济层面看,市镇有着与生俱来的经济属性。任何历史古迹或文化遗产均对当代和未来社会具有现实或潜在的经济贡献。特殊的是,市镇本身即是一种经济体;经济职能本身即是市镇文化遗产的构成要素,并非单纯的遗产资源利用议题。在关注传衍至今的市镇如何在当代经济的纷杂选项中做出具体选择前,辨析市镇作为有机生命体的内在生长力和对外在环境条件的适应性,考察其所经历的历史选择和演进轨迹,将是探寻市镇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有益方式。从环境层面看,市镇提供了不同维度的生态智慧。如果说城市更多体现人的意志、农村更多体现自然的意志,那么市镇恰是中庸于两者之间的均衡之态。从更广阔的维度上,市镇连接了城与村,让人与资源的平衡体系更为精密,市镇本身即是人与资源系统的相处方式之一。从社会层面看,市镇承载着内省式的社会文化价值。市镇在长期的生态伦理作用下,不仅塑造出具有标志性地域特色的地方建筑和人居环境,而且深刻影响着世代身居其中之人的思维方式、行为范式,形成具有社会性的地域文化。这一影响潜移默化,在当时当地不易察觉,一旦远离便在彼此比较中变得清晰,也就有了乡愁。乡愁绝不仅仅局限于对具象的建筑和文化符号、场景乃至声色的情感羁绊,更是源于对我之为我的文化基因的深刻内省。保留乡愁的符号固然重要,但如何让促成我之为我的生态伦理在更大程度上被持续感知和理解,也许是更为艰涩的命题。

(二) 构成要素辨析

文化遗产的构成解析对于建立遗产价值与保护管理措施之间的逻辑联系至关重要^[5]。从人类聚落的基本构成和运行逻辑来看,市镇文化遗产的构成包含:人、场所及活动。它们又分别与作为可持续发展支柱的社会、环境、经济三大议题相吻合,这再次表明可持续发展与市镇保护管理目标的内在一致性。

首先关注人。在讨论市镇保护议题时,人们习惯把原住民、租户、经营者等群体作为“利益相关方”的一员,因遗产保护与其利益攸关,需要推动其参与遗产保护事务。然而,这一认知方式将原住民等的主体地位降维到关联地位,客观造成了对市镇保护与发展关键因素的认识偏差。此外,与历史上的人来人往相似,当代市镇也在经历着群体的迁徙。作为有机生命体,市镇的演变难以避免且理所应当。作为其中的主体的人,在绝对的变与相对的不变中寻找恰当的平衡点,是市镇保护与发展的核心议题。

其次关注活动。对以经济功能为核心的市镇而言,经济系统的运转是市镇的基本活动方式,也是市镇发展的内在动因,对聚落整体形态的塑造最为显著。经济行为有环节的差异,不同市镇在生产、转运、销售、消费等环节上各有侧重,便形成具有不同特色的市镇选址及内部格局。即便处于同一环节,主营棉业、茶业、盐业等不同产品的市镇也在布局、建筑形式等方面有着可辨的差别^[6]。关注市镇的经济活动,是将市镇的整体认知由表及里引向深入的重要途径。

最后关注场所。以往市镇保护的常规思路是以市镇的场所要素为直观切入点,关注市镇的选址布局、规划设计、建筑形式乃至文化氛围,并以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或特色为保护的基准,以变异为病害,并参照理想的基准提出针对变异病害的维护、修复等措施。然而,过分关注形象表征上的成就或特色,容易忽视促成这一表征的内在能量源、运动方式及其生存环境。因而越是心意拳拳,越是困境重重。以固化的方式对待有机生命体,如同制造死去的标本。

二、传统市镇的管理体系

管理体系是围绕文化遗产的整体制度系统,并不局限于狭义的行政管理。作为复杂的人类活动单元,传统市镇有着复合多元的管理系统,涵盖了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多数方面。为认识这一复合体系,本文从管理权、所有权与使用权等不同权属角度分别切入,探究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传统市镇的管理特点。

(一)管理权

1. 属地管理

市镇在当代行政体系中大多仍处在乡镇级别,市镇保护管理事务通常由所在乡镇政府管理,或由乡镇所归属的上级县市区政府直管。在具体操作上,通常会设置专职管理委员会或其他专职保护管理机构,或由政府主要领导牵头成立古镇保护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常设办公室(古镇办等)。

属地管理的行政级别对市镇保护具有显著影响,不仅体现为能够给予的保障资源水平,还体现在各级政府考核中有关市镇保护议题的侧重与均衡。由于市镇的建设条件与现代城区有差异,各项政府考核指标对于古镇并不全然通用。如果管理权属归行政级别较低的乡镇,这些古镇所在的乡镇往往在一般性考核中处于劣势,并很可能因此将发展压力转嫁给古镇。而如果管理权属归上一级的县市区,则可以在更大的空间尺度内进行更合理的功能布局,充分发挥市镇资源的优势。同理,归属上级行政单元的专职保护管理机构的设置也有利于实现差异化的政府考核指标,关照古镇保护的特殊需求。

2. 部门管理

市镇是综合性聚落遗产,其管理事务涉及的范畴远远超过历史文化名镇或文物古迹的法定管理部门,大致涵盖了自然资源、规划、住建、文旅、交通、城管、生态环境等地方行政框架下的主要部门。目前,市镇保护主要依据2008年国务院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

进行管理,由各级建设主管部门会同文物主管部门负责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

在实际操作层面,文物主管部门主要对市镇中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已登记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保护管理,而建设主管部门则主要针对其中的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等进行管理。在以往的管理实践中,由于历史建筑与文物保护单位在认定上缺乏明确的理论依据,造成相近属性的建筑可能因认定的早晚或其他历史原因被授予不同保护身份,并采用不同的管理标准。而一些既未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又未被认定为历史建筑的建、构筑物,如驳岸、铺装和其他环境要素等,通常由其他归属部门在其法定职责范围内进行管理,在衔接古镇保护管理的理念和技术标准时易于出现偏差。此外,建设和文物两部门采用的规划工具不同,保护区划设定、管控要求上常难以达成一致^③。

以上情况造成市镇保护管理事权的交叠或缺漏,管理标准的差异也给具体管理实践带来困难。有些市镇还拥有风景名胜区、中国传统村落等名号,依据《风景名胜区条例》等相关法规和制度框架进行管理,使市镇的管理系统更为庞杂。2019年以来的国家机构改革中,由自然资源部整合了原城建、国土、发改委等部门的规划职能,推行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7]。这一多规合一的思路或可为市镇的统筹管理进行有益尝试,但其效果尚有待于具体政策的落地及实践磨合。

3. 社区管理

作为活态聚落,市镇的主人是在地居民,理应在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框架外,另有自下而上的自发民间管理机制。在日本等地已有长期实践的社区营造活动,通常由当地居民自发组织,基于地方的实际需求,寻求与专业机构、社会资本的合作,缓慢而持续地推进社区更新^[8]。然而,限于行政体制、土地制度、民间社会发展阶段等的差异,这一民间管理方式在国内未见有规模的成功实践。更常见的情况是,乡镇及其之下的村委社区

^③ 关于文物保护单位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相关保护区划的差异,分别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要求》。

作为基层条块化管理的兜底方,负责上位政策的贯彻落实;在遇到民间阻力时,更多承担宣贯、调解的作用。少数居民内部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资本力量,也多是参与到经营活动中,难以在管理决策层面发挥影响力。不断探索市镇保护管理的基层活力、重视自下而上意愿的表达,是传承市镇历史生存逻辑、强化基层治理能力、激发活态聚落在生命力的重大议题。

(二) 所有权

市镇内建筑的所有权较为复杂,大体包括公有、机构所有和私有几大类,但历史成因不同导致具体情况各异。最为复杂的是私产,子嗣分家、房产交易、家族共建等因素均可能造成私有产权的复杂化。建筑难以确权的情况非常普遍,这可能会对建筑物的保护修复及再利用造成阻碍。

然而,房屋产权是把人和市镇联结在一起的最关键制度纽带,是一处市镇能否以自然的生命力持续发展下去的核心因素,因而在处理产权问题时需慎之又慎。难以确权固然带来保护与利用的阻力,但如果为求管理的便利,动用政府权威、经济诱导将私产大量收储为公产,则会从根本上摧毁市镇与其原生群体的生命链接。这一状况一旦发生,即便动用再多的资源、再专业的保护修复技术来提升市镇的躯壳,也无法回复其持久活力。如同一些号为某建筑博物馆的古镇,建筑只是展品,而不再有生活了^[9]。有些地方将原住民迁出,又将其以招工的方式招回参与就业,制造虚假的烟火气。且不论这一过程中情感认同的折损,这些居民实则已从主人变为雇工,不仅丧失了选择的主动性,也丧失了市镇发展的长远受益权。产权高度集中的市镇由多元走向单一,当单一的外力受到干扰,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这正是那些强势的文旅项目最终被打造成一个个死城、死镇的根本原因^[10]。

(三) 使用权

市镇的使用权与管理权、所有权密切相关,三者的不同组合形式构建起市镇的不同发展模式。从各地已有的实践来看,除了一些尚未被人为干预的市镇以外,但凡经历了主动的打造、建设的市

镇,其开发模式大体相通。

这类项目多由政府主导发起,在一系列可行性研究、市场评估、资源评估的基础上,制定总体开发策划和规划建设方案。首先解决资金来源,除了政府融资或由政府掌握的国有平台企业融资以外,也会吸引其他社会资本注资,由此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基本架构。重点项目包括资产收储、建筑修缮、环境整治、拆迁安置和公共设施提升等,均需耗费大量财力。资产收储可能是对市镇建筑产权的买断,也可能是以长期租赁、以修代租、资产入股等方式,取得建筑较长时效的使用权。这一环节决定了人与市镇的关系,对长期发展方向影响重大。收储的目的是集中管理、统一调配。建筑修缮、环境整治等过程一般由专业设计、施工单位介入,其设计理念、施工水准关系到市镇的整体外在品质。在硬件打造的同时,通常会同步推进店铺招商,进行业态管理,为商业运行做足准备。这一模式的经济效益主要依靠旅游经济、市镇内部及周边地产升值、当地就业率的提升等。这类方式的特点是周期相对较短、见效快,能迅速让颓败的市镇变得光鲜,并带来可观、多面的经济效益。

然而,这类方式以一种社会变革的方式改变了市镇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以短时突变的方式改写了原生聚落的自然发展轨迹。这对于由人、活动、场所为主要价值承载体的有机生命体的传统市镇,基本是致命一击。

旅游经济通常是这类市镇的经济内核。遗产旅游并非市镇所特有,但却在市镇得以规模化、整体化的呈现。古镇游以市镇历史上的人文、建筑、环境等尽可能独特的闪光点为核心资源,以尽可能广泛的受众群体为消费对象,以尽可能便捷的旅游服务设施为基础保障,并以尽可能丰富的住宿、餐饮、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为经济实现方式。尽管其模式内部充斥着多种矛盾体,如当代服务设施和产业活动对具有闪光性的稀缺资源保存状况的冲击,五湖四海的经营者和消费对象对当地传统社会结构的干扰乃至更替等。然而,在经营管理者强势的管控、引导措施下,在源源不断、不同

阶层的广泛受众的支持下——受众也在经历由宽泛向精专的不断更替升级——市镇旅游在局部微调中仍保持着蓬勃发展的势头,并在不同地域、群体的不断实践中证实这一选项的合理性。直至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感染疫情,让全然依赖于外驱型经济刺激的市镇旅游不知所措,引发出对市镇自身内驱力的需求和反思^[11]。诚然,市镇旅游已被实证是可行,至少是局部或阶段性可行的选项。它与阶段性的公众需求相适应,甚至可能有益于某些濒危历史遗迹的保护和重光。然而,从区域社会经济的视野,市镇肩负有更为宏大的区域社会经济责任,需要传递更广泛的社会能量;从地方聚落可持续发展的视野,市镇是当地社群的生产生活空间,也是地方文化的特殊培养皿,有理由探寻更契合当地自然社会条件、更符合当地人人文气质的发展途径。在客观看待市镇旅游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需敏锐地警觉其他可能的经济模式的探寻。

正如前文所述,目前还缺乏自下而上的管理方式。在市镇具体利用方式的选择上,仍以旅游一枝独大。单一发展模式外,如何尽可能的多元、自主?传统的市镇发展智慧如何再一次激发时代对市镇的新的认知?这是需要持续探索的命题。有些更为谨慎的研究者对这类活态聚落的土绅化保持警惕。土绅化,意指有超出当地原有社会发展层级的高端人士等的进驻,改变了地方社会结构,并因此影响聚落发展轨迹^[12]。这些超越了当地发展层级的崭新形式通常会在传统聚落中显得格格不入。然而,与前述变革式的整体开发模式相比,尽管这类方式长久看仍然有社会变迁的隐患,但显然温和、缓慢得多。从历史的经验出发,社会精英的进驻是促进市镇发展乃至形成的重要因素^④。古老的市镇需要新鲜的血液,只要在适度的范围内。

三、传统市镇保护与发展策略

市镇是综合性的人类聚落,其保护和利用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正在被各行各业共同实践。最为直观的是规划、建筑行业对市镇聚落空间的构想和提升。然而,市镇聚落空间是其它内在属性的末端体现。为了避免舍本逐末,同时为了末端措施的内在效能最大化,市镇的保护与发展需首先花些精力在内在机能的优化上,从社会、经济等内在议题逐步引向聚落管理等外在议题。从可持续发展三大支柱的角度,社会、经济与环境既是传统市镇价值实现的途径,也是开展市镇保护管理的主要实践领域。

(一) 社会治理

市镇的议题本质上不是遗产保护议题,而是社会治理议题。时间洪流下的社会发展有其自然规律,一旦被扰动,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当下所流行倡导的“绣花针式”“针灸式”“微改造”的管理方法^[13],其要义并不应局限于外在形式上的小修小补,而更应关注聚落原生社会结构的精准研判和谨慎干预。

尽可能多地留住原住民并让其发挥更大的活力,是市镇稳步发展的基础。这里首先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将原住民整体清除的外部干预。对那些请走又请回的变通作法,也要足够谨慎,因其同样剥夺了原住民的选择权^⑤。接下来,管理者需要研判市镇居民对其居住、产业环境的迫切所需,从环境留人、产业留人、文化留人等方面下功夫。除了不断地提升交通、卫生、绿化、公共空间、市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水平,还需特别关照那些对原住民具有吸引力的公共配套设施。如一所好学校,一家好医院,乃至一座庙宇,都会是原住民继续在镇上营生的重要理由。除了留住原住民外,也要谨慎对待这些重要民生设施,充分发挥其在

④ 在传统市镇中,此类型市镇不胜枚举。如嘉兴濮院镇最终形成“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四方商贾云集”的繁荣景象,即得益于濮氏家族数代人的经营。引自:(清)濮龙锡纂:《濮川志略》卷一《开镇说》。

⑤ 这一观点在近年的管理实践中逐渐受到重视。如2017年福建省强调“不得以保护利用为由强制将原住居民整体迁出”。参见:《福建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条例》(福建省人民政府2017年7月1日发布);2019年安徽省提出“不得违背群众意愿搬空原住民进行商业、旅游开发”等。参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及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意见》(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2019年8月12日发布)。

社区凝聚方面的重要作用^[14]。

地域文化以地方社会为依存基础。只要原住民在,其烟火气、风俗、习惯、信仰自然就在,并且是常为新的。然而,过于内在的文化往往处于不自觉的状态,人为的提醒、强化、表达就有一定必要性。强化地域文化并不仅是通过满足旁观者的猎奇心而成为旅游经济的噱头。通过唤醒地域文化的自觉,进而唤醒文化身份的认同,这是文化留人、提升地方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方式。

适当的人口流动性为市镇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尽管流动人口有极大的不稳定性,但其形成了市镇社会结构的多样性,也提供了多元的信息。交往产生新知,新知可能是新的发展机遇。如同历史时期那些因商人往来和信息共享形成的专业市镇,现代市镇应同样保有开放的胸襟、保持对发展机遇的敏感。这其中应包含对前述士绅阶层的接纳。

市镇活力的另一个来源是其与外围城、村的密切交往。市镇需要以其生态资源来疏解城市人口,并以其产业资源来凝聚农村人口,这是市镇这一层级聚落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市镇社会结构中保持对区域人口的接纳,这将是让那些难以在更大空间内发挥影响力的区域一般性市镇仍保持发展活力的基础保障。

(二)经济引导

市镇以何种经济职能服务于现代社会,不仅是市镇资源有效利用的核心议题,也关联到活态聚落发展特征的保护。这涉及如何选择产业、由谁来主导产业、产业辐射范围等问题。

一些经历市场规律的筛选传承下来的传统产业,通常已成为市镇的传统特色或文化符号,被列为传统老字号或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产业虽在经济效益、规模等方面与新型产业相比不具有竞争力,但恰当的传统产业的保存与推广有助于发挥其超乎经济效益之外的社会文化价值,并可能为创造性的新型产业提供灵感。

更为艰难的是新型产业的选择。以经济结构的多元性为前提,市镇产业的选择需极为关注其资源适配性,即市镇产业如何与其资源条件相匹配,既能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又不损害市镇的资

源特征。市镇的区位关系、建筑品质、空间及环境特征、生态承载力等均需纳入考虑。如在区位偏远、没有客源保障的市镇发展大众旅游,显然不是明智的举措。而大多数古镇在建筑尺度、空间特征上均高度集约化,并不适宜空间需求高或物流转运频繁的产业。相反,这些更为静谧、狭小的空间有助于思考、创作和自我提升,更适宜用作居住、康养、文艺创作和创意产业等。另外,需要特别关注资源的整体调配和整合,在更大的空间尺度内完善市镇的功能体系。如一些必要的现代功能可以合理地疏解至市镇外围布局,这不仅有助于缓解市镇的发展压力、弥合市镇资源条件与现代需求的差距,也是引导市镇的现代化发展、使新旧整合并相得益彰的有效举措。

无论选择何种产业,对一个市镇而言,产业的主体更为关键。需要强化本地社群在产业发展上的优先权,保障其在市镇经济中的显著地位。一旦市镇由外来经济体全然占据本地社群的生存空间,也即改变了市镇与其历史的关联。要保障本地社群的产业空间,除了经营优先权的管控之外,可行的途径之一是保障其居住空间。历史时期的市镇总是将居住空间和产业空间进行恰当布局,确保两者不脱节。前店后宅或下店上宅的临街建筑布局是这一商住功能复合的生动形态。活态的市镇需保持宜居、宜业,因而不能因其它产业空间而过度挤占居住空间。可以通过商业准入等审核机制,将产业类建筑的比例进行一定把控,制定相应分区控制指标。只有把人留在市镇,并由他们贡献市镇的产业能力,才能保障市镇的经济活力和聚落生命力。

作为区域中心的市镇,需要保持市镇经济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和带动。这需要基于所在区域的整体产业布局来确定市镇发展定位,并与区域的人口流动相协同。在重点打造的思维惯性下,太多市镇期待能够出名、以吸引来自更广阔空间的资源。然而,对大数并不能实现这一抱负的市镇而言,重视本地市场空间、在城乡体系中寻找市镇的原生功能定位或许是更为直接有效的选择。即便那些已然声名在外的市镇,也需要关注与区域资源

的整合,成为经济孤岛也是缺乏产业多样的体现。

(三)聚落管理

聚落管理是传统市镇保护与发展的末端举措,也是最直观见效的举措。在前述两项针对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更为内在的举措有效施行之后,聚落外在的管理压力会显著缓解。从实践的角度,聚落管理已被各行业充分探索,积累了较丰富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工具。然而,能否将聚落管理与内在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相关联,使聚落管理不局限于表象的修复、美化上,而是深入市镇内在机体的健康运转上,这是聚落管理是否成功的关键。

1. 聚落选址与人地关系

聚落选址环境有助于理解市镇的产业模式及与外围经济体的关联。通常通过规划手段,可控制市镇与其外围山形、水系等选址要素的空间或视觉联系,以呈现市镇生存所依附的自然生态基底和人地关系^[15]。然而,作为经济体的市镇,其经济方式的呈现至关重要,这需要关注市镇外围土地利用方式。与市镇产业有关联的外围农业用地及其景观有助于理解市镇如何与乡村经济相联系;而外围道路、水系所形成的交通网络则有助于理解市镇如何具体地与外围经济体保持沟通。通过用地性质的管控、历史通道的保存及重要交通节点的呈现,可将市镇纳入其所在的社会经济空间中,理解市镇与更广阔区域的实际联系,进而呈现更为立体的聚落层级。

2. 聚落功能布局

市镇内部功能布局的形成是历史演变、叠加后的最终呈现。如核心商业区通常是处在水网汇聚、交通便捷的中心地带,加工业通常在与腹地直接联系的市镇外围,而居住区则多分布在两者之间^[16]。这是市镇内部各种资源长期自然调配的结果,多数情况不宜进行人为干预。一般来说,传统市镇内部无需进行新的功能布局规划。然而,以激发市镇某一区域的活力为目的,在尊重传统布局特征的前提下,对特定功能进行强化的措施是值得探索的。如在居住区内设置公共活动节点以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激发社区交往;在商业区内引入具有示范性的新型业态以唤醒区域商业价

值等。

部分功能区在历史演进中经历了衰退或改变,但仍承载了市镇历史发展进程的关键信息。例如有些早年的加工业区在后期演变为居住区,但其空间结构、建筑布局等仍保存了加工业生产的部分特征。在新的发展计划中,如能结合现代发展需要,有意识地保留或部分修复其加工业或相关功能,将使市镇的历史发展轨迹更为完整。

市镇需要不断完善满足现代需求的新职能。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宜设置在市镇外围区域,其功能布置应充分关注市镇的历史发展规律。新区的设置不得对市镇选址环境的关键特征造成干扰,并应尽可能地与市镇中的居住区相联系,以最大限度供给市镇居民所需。对于必要的旅游服务设施,应尽可能对市镇内部公共建筑进行再利用,减少成规模的新建。

3. 聚落空间形态

市镇的聚落空间形态是市镇最直观的形象表达,既包含了由建筑形体和高度构成的整体体量特征,也包含了由路网、水系、街巷界面和建筑组合等构成的聚落肌理特征。通常通过设置高度控制指标的方式对市镇的建筑高度、关键视廊进行控制。然而,市镇本身是在生长中的,过于严苛的控制指标往往与市镇的发展需求形成激烈的冲突。这时候,需要更为精细化的控制指标,以探索能够双赢的解决方案。一般而言,市镇人口数量对于市镇的持久活力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留人首要解决其生活空间问题。通过对高度控制指标的细化,例如,在特定条件下,远离主街的一侧建筑设置较为宽松的控制指标,既可以保证市镇主要空间形态特征,又可以提升原住民对市镇的黏性。这虽然会带来一定管理成本的增加,但长远来看,这何尝不是一种传承市镇传统智慧的发展方式。

聚落肌理特征的管理是更为细致的工作,常规规划手段的控制难以具体到肌理特征的把握,可以借鉴城市设计的手法,对市镇的传统肌理特征进行界定和指标化管理。活态聚落的城市设计是基于存量空间的优化利用,这与新区的城市设

计具有本质差别。传统的街巷界面、街巷空间、滨水空间乃至建筑体块的组合特征等均应是传统聚落城市设计的基准点和管控依据。

4. 建筑和设施

建筑和设施层面的管理是市镇保护发展最具体的议题,主要涉及传统建筑的修缮、改造和提升,现代建筑的整治以及必要的新建设^[17]。任何一处改动均需将建筑纳入其所在的整体关联中考量,需首先关注目标建筑与其它建成环境的关系,这对现代建筑的建造和整治尤为重要。对于传统建筑,除了关注以传统工艺、材料进行修缮、提升建筑使用条件、兼顾地域作法等,更需要关注的是如何自内而外地延续传统建筑的生命力。对大多数建筑,关心其使用功能可能比关心其本体修缮更为重要。只有预设恰当的用途功能,其使用者才能根据实际需要对建筑的使用条件进行提升。在这一需求下,结合必要的管控要求,可使建筑在可接受的变动范围内延续生命并获得发展。从技术角度看,先修再用是盲目的,因其无法顾及使用功能对建筑空间的确切需求,在修完之后仍可能有大量的返工,而返工意味着建筑传统信息的进一步损失。从以往的实践看,但凡有确切使用功能的建筑,其保存状况可能不尽如人意但绝不会太糟糕。这又一次印证了尊重市镇肌体生命力的重要性。

四、结语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城乡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工作要求。2021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将“具有保护意义、承载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价值的城市、村镇等复合型、活态遗产”作为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依托主体,并提出坚持价值导向、应保尽保,坚持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坚持多方参与、形成合力等工作原则要求。据此,衔接城市与乡村、具有显著活态特征的传统市镇文化遗产也是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重要载体,其保护管理需树立明确的价值导向,基于价值开展全要素保护,同时应科学合理引

导传统市镇的利用与发展,持续优化管理理念与方法。本文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系统探讨市镇这一承上启下的聚落类活态遗产的认知与实践体系,从市镇的角度对城乡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技术体系进行探索。

从价值导向出发,市镇是持续演进发展的有机生命体,不仅要关注市镇作为历史遗产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意义,也需关注其作为社会经济单元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这一价值认知方式建立起传统市镇由历史、当下向未来的发展延续性,并指导确立了承载市镇价值的构成要素:人、活动与场所。三位一体的市镇构成要素与见人、见物、见生活的保护理念相契合,也将常规以建筑实物为主导的保护方法引向深入。市镇的保护与管理即是对市镇自内而外的社会、经济和聚落特征的持续维护。

从价值认知导向管理实践,离不开对现实管理条件的深入理解。依托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管理权、所有权、使用权三权的关系奠定了市镇管理体系的基本框架,构成了市镇保护发展的现实条件。所有权的制度设计对维系人与市镇的联系至关重要,人为切断原住民与市镇的权属联系、以大规模动迁等方式打造而成的市镇旅游经济可能对市镇有机体的生命力造成严重损伤。在管理权方面,较高的管理层级或有助于实现发展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调度与均衡,而市镇所涉及的跨部门、跨专业协同对市镇的综合治理成效至关重要。当下我国推行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无论前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意见要求,还是 2021 年 3 月自然资源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指导意见》^[18],均体现出文物、住建及资源规划等部门协同管理机制的优化,这对市镇遗产的保护管理具有积极意义。在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之外,探索自下而上的、多方参与的综合治理方式,尝试渐进温和、多元自主的市镇遗产利用方式则更有利于大多数市镇的活力存续。

作为可持续发展三大支柱的社会、经济与环境既是传统市镇价值实现的途径,也是开展市镇

保护管理的主要实践领域。留住原住民,强化地域文化标识,保持适当的人口流动性,并加强与周边城、村系统的密切互动,是开展市镇社会治理的关键。在经济模式的探寻方面,尊重传统产业,尊重本地人群的产业主体地位,通过辨析传统产业发展演变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有助于探索当下具有传承性与创新性的市镇产业模式,构建承接城乡功能的市镇经济体系。在当下市镇经济模式选择的困局中,这一类探索或有助于在古镇旅游的常规选项之外,寻找更尊重传统发展智慧、更适配市镇资源禀赋、更符合可持续发展需求的新路径。在聚落管理方面,与常规古镇保护着眼于具体市镇实体要素不同,本文力图以倒叙的方式,自内而外、先宏观后微观,以动态、有机的视角理清人、活动与场所三者的互动机制,将市镇外在聚落形象的提升与内在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相关联,理解市镇发展的历史智慧,依次从选址、布局、空间形态、建筑等各层级开展市镇聚落特征的维护。这一保护管理策略体系有助于构建市镇内外系统的动态均衡,促进市镇有机体的健康运转。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工作要求,提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报告还要求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作为我国城乡体系的中坚层级,传统市镇在促进城乡融合与要素流动、推动以人为本的基层社会治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其保护管理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均具有重要意义。以市镇为代表的传统聚落的保护与管理议题既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难点领域,也是社会治理与可持续发展中极具思辨性的命题,需要更多学科的通力合作。希冀通过本文的探讨,可以引发更多的集体智慧共同思索:如何更理智、客观、全面地认知市镇,如何更严谨、智慧、创造地传承、守护和发展。

参考文献:

- [1]李友梅.中国社会治理的新内涵与新作为[J].社会学研究,2017(6):27-34,242.
- [2]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将可持续发展观点纳入《世界

遗产公约》进程的政策文件[EB/OL].(2015-11-20)[2023-03-02].<https://whc.unesco.org/en/sustainabledevelopment/>.

[3]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M].庄景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2-3.

[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72-78.

[5]王敏,傅晶,梁中荟.遗产价值特征思维与可持续发展: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为例[J].南方文物,2022(3):77-85.

[6]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03-214.

[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EB/OL].(2019-05-23)[2023-03-02].http://www.gov.cn/zhengce/2019-05/23/content_5394187.htm.

[8]小林正美.再造历史街区[M].张光玮,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105.

[9]李志明.江南古镇空间的多重阅读与思考[J].新建筑,2005(5):68-73.

[10]赵倩.“特色小镇死亡名单”是一记警钟[N].新华每日电讯(中央级),2021-04-21(7).

[11]任瀚,张怡.新冠疫情冲击下旅游相关研究的进展与展望[J].资源开发与市场,2022(2):231-238.

[12]潘天舒.上海城市空间重构过程中的记忆、地方感与“士绅化”实践[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62-69.

[1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OL].(2021-09-03)[2023-03-02].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37945.htm.

[14]王敏.千年古桥与传统村落的依存关系修复与可持续发展[J].小城镇建设,2018(3):32-37.

[15]张松.小桥流水人家:江南水乡古镇的文化景观解读[J].时代建筑,2002(4):42-47.

[16]段进,季松,王海宁.城镇空间解析:太湖流域古镇空间结构与形态[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50-53.

[17]阮仪三,黄海晨.江南水乡古镇保护与规划[J].建筑学报,1996(9):22-25.

[18]自然资源部,国家文物局.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指导意见[EB/OL].(2021-03-08)[2023-03-02].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3/18/content_5593637.htm.

(本文责编:润泽)